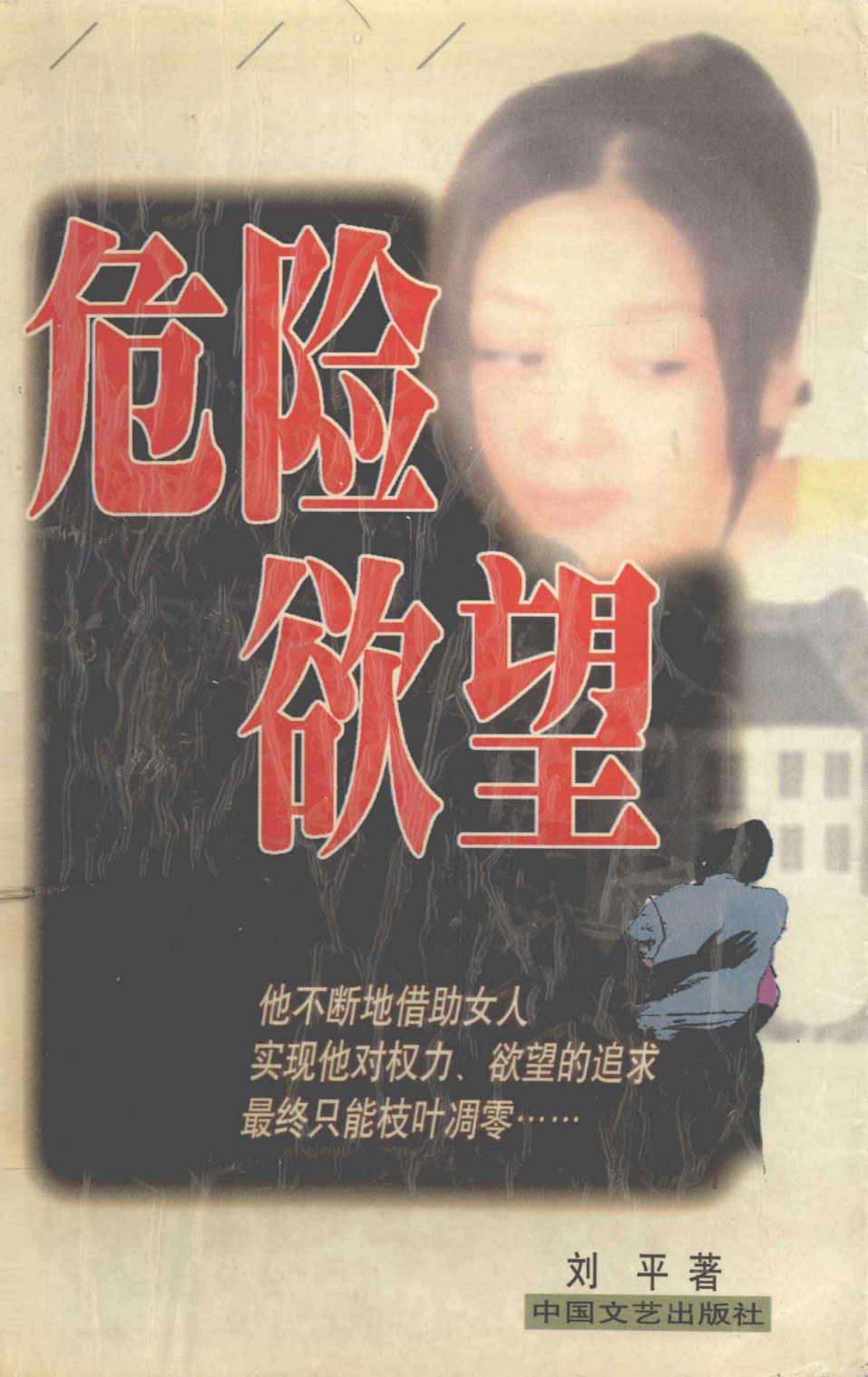


危险欲望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faded, high-key photograph of a woman's face. In the lower right foreground, there is a small, dark silhouette of a man and a woman embracing.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, with a dark, textured background.

他不断地借助女人
实现他对权力、欲望的追求
最终只能枝叶凋零……

刘 平 著

中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危险欲望/刘平:北京:中国文艺出版社.2001.10
ISBN7—5014—1506—3/I·686

I.危… II.刘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K9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00168 号

危险欲望

刘 平 著

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1 号 邮编:100720)

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

字数:310 千字 印数:1—3000

定价:25.00 元



公元 1958 年的最后一天就要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即将到来，尽管日历换上了新的一本，但老百姓没有什么感觉。然而这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。中国农民尝过了集体食堂的滋味，体验过“共产主义”的生活，甚至把铁锅也砸了，用树木代替焦炭大炼钢铁……中国大地火光熊熊，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。

鲁北地区的泊头小镇，天寒地冻，鹅毛般的大雪搓棉扯絮般地飘落着，一眼望去，天地间茫茫连成一片，好像整个人间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这场大雪从头一天晚上起已经两天两夜了。路早已分不清楚，大风卷过的地方，雪堆成一个个高的小雪丘。外面连一个人影也不见，人们都躲在屋子里。这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，多少年来从未见过这样大的雪，虽说“瑞雪兆丰年”，可

危险欲望





是对于这些穷得眼下连一粒粮食也没有的老百姓来说，这大雪，却是要把人推向绝路了。泊头镇的严寒才刚刚开始，这漫长的苦难，何时才能过去？

泊头镇地处鲁冀两省交界处，交通闭塞，山穷地瘠。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泊头镇已改为红旗公社，王庄村已改为跃进大队。跃进大队的大队部去年新建五间草房，比起村里的社员们的房子要高大得多，再加上墙壁用石灰涂得雪白，确实显得十分气派。通往大队部新开了一条路，尽管被大雪淹没了，但路两旁插着红、绿、黄色彩旗，在凛冽的寒风中，彩旗猎猎作响，旗杆已被大雪埋掉了一半，彩旗上印着白字，和大雪没有混成一体，仍清晰可辨：“总路线万岁！大跃进万岁！人民公社万岁！”大队部门前那根高高耸立着的竹杆尖端绑着的高音喇叭，已粘满了飞雪，变成一个大雪球。此刻，它还在不停地吼叫，播放着《共产主义近在眼前》的歌曲。那声音和呼啸的寒风交织成一曲让人莫名其妙的特殊音乐。

山脚下那三间低矮的破草房几乎被大雪吞没。屋内一贫如洗，门缝里不时地飘过几朵雪花，隔房间的芦苇席破得不成样子，房门帘脏得已经辨不清原来到底是什么颜色。当间大概算是“客厅”，一张低矮的小方桌，看上去已是七歪八扭的了，几张小凳子，没有一张是完好无缺的。

卞得林缩着身子，站在墙角，他不时地把那件破得四处露着棉花的黑棉袄裹了裹，这空壳棉袄只靠一根旧布带子束在腰间。裤子破得不成样子，看不出是棉裤还是夹裤。脚上穿一双芦花编织的草鞋，大概是因为不合脚，用草绳绑在脚踝上。

他刚满 19 岁，脸色灰黄消瘦，面颊有点塌陷，大概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面颊缺少年青人本应有的红润，由于消瘦，鼻

子显得高且直，头发枯黄、蓬乱，显然是好久没有梳理过。

他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穷，但父亲说过，再穷也要供他上学，并发誓要让他读高中、大学。无奈地初中毕业没有考上县高中。其实卞得林心里有数，真的考上了，家里是无论如何也供不起他读高中的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在那穷山恶水偏僻的乡村，这样一个初中毕业生，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！别看他家这样穷，可他有一股倔犟的脾气，他的心里和无数年青人一样，有着很多幻想。

靠门口双手抱膝蹲在地上的是得林的哥哥卞宝地，25岁，已结婚两年，由于家穷，不识字，好不容易娶了个左腿残疾的媳妇。全家拼死拼活给他们盖了两间小草房。妹妹15岁，一副好容貌，除了那身破旧的衣服，你不会想到她是这样家庭的成员。卞得林特别喜欢她，上初中后他给妹妹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卞仪。

屋内好像被严寒冻僵了似的，没有半点生机。过一会儿从房间里传出一声微弱的呻吟，这是他们的父亲，50多岁的卞铁匠。卞铁匠祖籍陕西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战争、灾荒，弄得他家破人亡，父母亲都死了。他虽有铁匠手艺，但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，只得四处流浪。他28岁那年，一个偶然的机，在破庙里发现一个已经饿昏了的女子，他要了点饭，终于救活了她，这女子一定要跟着他，就这样，卞铁匠便算是娶了妻子。他们流浪到这个偏僻的地方落了脚。她没有名字，人们都称她卞氏。

卞铁匠已卧床多日，饥寒交迫，旧病肺癆复发加重，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，和老伴商量，把大儿子叫来，卞铁匠艰难地说：“我怕是不行了，你赶快设法帮你弟弟找个媳妇，给他成了亲，了我一桩心事……”话没说完就不停地咳嗽起





来。

卞氏守在铁匠身边，轻轻地扶着老伴，流着泪说：“到哪儿去找啊！咱家穷成这个样子……”

卞宝地闷着头不说话，卞得林双手插在棉袄袖子里，在屋里不停地走着，突然抽出双手，把棉袄紧了紧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拉开门，冒着大雪，走了。过膝深的雪地里留下他一个一个很深的脚印，他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大雪里了。

原来卞得林在上中学时还有过罗曼史。说来也怪，别看卞得林家境贫寒，班上有个姑娘叫柳茹，是本大队的大队长女儿，家境和卞得林自然是天地之别了。柳茹个子不高，身体微胖，皮肤也还白净，两只大眼睛倒是蛮水灵的。她自从认识卞得林那天起，就对他有一种好感，觉得他虽然穷，但身上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东西，将来肯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。于是总是有意无意地找机会接触他。而卞得林早就看出姑娘的心事，他对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，有时也觉得这样一个女子也有几分可爱之处。但凭心而论，他对她的相貌并不十分满意，他的心里常常想到班上另一个女同学，那个公社副社长的女儿郁兰。郁兰真的名如其人，身材窈窕，白皙的肌肤，五官得体的动人。无奈郁兰对他从没正儿八经地看过一眼，从未真正和他说过一句话。他把这归罪于自己的穷，当然他也自觉地感到他和郁兰家庭悬殊太大，因此他对郁兰的好感只能埋在心里，有时只是偷偷地看一眼。这一切柳茹似乎有所感觉，她嘴里没说，但心里还是有些酸溜溜的。

刚才在家里，听了父亲的一席话，他立刻想到大哥。要是真的也给他娶了个像大嫂那样的媳妇，他是不愿意的。此刻他自知攀不上公社副社长的裙带关系，况且郁兰已考取县高中，显然是不可能的了。不过柳茹还是有希望的，再说她父亲

又是一队之长。他在雪地里一边走一边捉摸着，如何去见柳茹。

雪还在下，雪花还那么大，吓得林机械地在雪地里迈着步子，脚冻得早已麻木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那页想像的白帆突然驶回了遥远的童年，他竭力在每一个快乐的港湾里停泊片刻，想起一个又一个夏日，和一群男孩无拘无束地在河水中捉鱼、嬉闹，互相追逐，在水中泡得久了，就一丝不挂地躺在晒烫的沙土上任火热的太阳烤，直到全身冒汗时，再冲下河水去；秋天，他们爬上山坡摘野果子吃；最使他激动的是，小学毕业考初中时，镇中学大门口那张大红纸，那 50 多个录取的中学当中，竟然有他卞得林的名字，他记得当时他激动、狂喜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产生过无数的幻想，他甚至想到他将来同样会如何兴奋地接到高中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想到这里他突然如同掉进万丈深渊。他真正尝到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欢乐，又有多少痛苦。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在他头脑里翻腾着，生活绝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，他要去奋斗，要去争取。不论将来是悲是喜，他要的是现实，他不能这样眼看着自己走向绝路。柳茹啊柳茹，你要是郁兰该多好啊！

当他远远望见柳茹家的院落时，他的心突然猛烈地跳动起来，一股热血涌向全身。大概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感情真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初中毕业已经半年了，他们没有像在学校那样多的接触机会，有几次在路上碰到了，也没说几句话，现在他冒着这样的大雪，怎么和她开口呢？

柳茹的父亲柳森林是一队之长，从土地改革那阵子入党以来，他从来就没闹过。这不是嘛，吃了早饭，冒着大雪去大队部了。别看他官不大，在方圆几十里却赫赫有名。他虽 50 多岁了，还像年青时那样精力充沛，高高的个头足有一米八，





满脸胡须,不知谁给他送了个外号——毛胡子。在红旗公社,只要一提到毛胡子,人人都知道。柳森林为人耿直,心地善良,别看他有时发起火来火爆雷鸣的,但却常常把家里并不多的粮食私下里送给村里的穷人家。还有一次他上街为队里买牛,过了晌午,牛没买成,觉得饿得受不了,就到一家小饭店买了两块玉米面饼、一碗高粱米粥,刚端起碗,面前站着两个讨饭的,他拿起一块饼,分成两半,给两个讨饭的每人半块。两个讨饭刚走,他喝了一口稀粥,一抬头又来了两个年纪大的讨饭的,而且就是邻村的。他看着这两位年过60的老人,不仅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拿起另一块饼,仍就分成两半,给了他们。准备喝点稀粥算了。谁知旁边还站着一个孩子,他心酸地端起碗,把稀粥倒到这孩子的碗里,叹了口气,抹去眼角的泪水,走了。他知道,这特定的年代,国家有灾难,苏联逼债,他又有何能耐拯救这些贫苦农民呢?

柳森林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。柳茹在女孩中排行老二。孩子大概都遗传了父亲的基因,为人宽厚,心地善良。

柳茹初中毕业后正处于这个非常年代,农村劳动也成了假大空,田不成田,庄稼不像庄稼。说来奇怪,那年头,人穷田也瘦,不要说小麦、玉米没好收成,连胡萝卜也只长叶子不长果,大片的胡萝卜挖出来都像麻绳一样细。

柳茹扎着两条不粗不细的小辫子,两颊透着微微的红润,但饥饿使她明显看出几分消瘦和苍白。那双圆圆的眼睛,透出几分灵气和纯朴。她上身穿一件灰蓝色短大衣,领口露出褪了色的绿毛衣,脚上穿一双用鸡毛编织的鞋子,这在那年头的冬天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事。

两天的大雪,使得她烦躁不安。她开开门,望着院子里那棵托着沉甸甸的积雪的雪松。这是10年前父亲为了纪念新

中国成立亲手栽的，10年来这棵雪松已经超过她的头顶了。雪松在雪地里傲然耸立，绿叶葱茏。她心事重重地呆呆地朝雪松望去。突然发现在门外的远处有一个黑影在雪地里缓缓移动。她想，定是谁家出了大事，不得不冒雪来找她父亲解决问题。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黑影，漫天的大雪搅乱了她的视线。她想告诉他，父亲在大队部，这么大的雪，不是空跑一趟吗？人影越来越近，突然这个人停下来了，既不前进也不后退。柳茹越发奇怪了，内心本能地产生一种同情感。正在此刻这个人又向前走了几步，她突然心里一亮，那不是卞得林吗？心脏一阵激烈地跳动，刹那间，那个初中时常常奔走在操场上、校园林荫道上的少年背影浮现在她的记忆屏幕上。三年来，正是这个冰冷的少年，偏偏闯到她的生活里来，就像一块石头掉进平静的池塘，激起无数涟漪，又像在山区行进的汽车，一忽儿上坡，一忽儿下坡，弄得她心里七上八下。柳茹犹豫了片刻，裹了裹大衣，跨出大门，在雪地里蹒跚地移动着脚步，一阵寒风呼叫，她踉跄着喊道：“卞得林，卞……”后面的声音被凛冽的寒风吞没了。

卞得林感觉到了，他猛回过头，看到柳茹已经倒在雪地里，他不顾一切地大步跑过去，用那双冻僵了的手拉起柳茹。她抬起头撒娇似的看着他，激情涌塞了她的喉咙，她张了张嘴，没容她说话，吞了两口狂风和雪团。过了好半天，她才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雪这么……大，你…你出来干什么？”

卞得林没有回答她的话，大声说：“快，我送你进屋，外面风雪太大。”

“你，你……”她刚一张口，又被大风雪呛得说不出话来。又是一阵猛烈的劲风卷着大雪，他们同时在雪地里摔倒了。卞得林挣扎着爬起来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几乎是把柳茹抱了起





来，她说：“赶快到我家去……”这声音低得几乎连她自己也不清。

卞得林连拉带拖，终于他们艰难地进了院子。柳茹把他带到西屋一间房里。这大概就是她的房间。一张小木床，床上铺着粗格布，理得十分整齐，一床旧红花棉被叠得有校有角，方方正正的，床头摆着一张没有油漆的两抽屉桌子，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叠书。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。床前还有一条长凳子。卞得林是第一次到柳茹家，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令他羡慕、向往的优越而舒适的环境。此刻，他不敢想像他的生活有多窘困。

他扫一眼屋内的陈设，随即帮柳茹扑去身上的积雪，然后扶着她坐到床上说：“快把鞋子脱下来，脚要冻坏的。”他着帮着她脱下鞋子，迅速地把鞋子拿到门口，倒掉鞋子里的雪。柳茹看他满头满身的雪，心疼地说：“你赶快把头上的雪掸掉，你怎么……”后面的话没有再说下去，她觉得他们之间突然由远距离一下子拉到面对面，确实有些茫然不知所措。

卞得林刹那间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，低下头默默不语。柳茹再次朝他打量了一下，终究摸不着头脑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你说话呀！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卞得林仍没抬头，虽然在寒冷的雪地里冻得全身如同冰棍一般，但此刻，急得他全身发烫，顿时，那灰黄消瘦的面容上泛起了窘迫的红晕，他悄悄地用眼角的余光射向这个在他心目中并不十分理想的姑娘，而柳茹眼前，学生时代的往事，突然像一片闪电飞来，一股异样的暖流穿过冰冷的寒气，缓缓地向她的心田流着。

卞得林终于鼓足勇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家人要给我找媳妇呢……”

柳茹吃惊地问：“谁？”

卞得林摇摇头，那还没有融化的雪散下来，他用手抓了抓蓬乱的头发又说：“我怕……怕，怕像我哥那样……”

柳茹忍不住扑嗝笑出了声：“那好啊！再给你家添个哑巴！”

卞得林感到一种莫大的羞辱，瞥了一眼柳茹，那无名火已经到了头顶，又被他强压下去了。

柳茹再次上下打量一下眼前这个她曾经暗自追求过的青年，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磁铁样的东西，时时在吸引着她。他突然主动向她摆出这个问题，是什么意思？一个个疑问闪电似的在她的脑海里掠过。少女的心总是天真烂漫的，甚至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塑造对方。少女的心也是最敏感的，哪怕是一个眼神、一个微笑，都会勾出她难以言状的心声。柳茹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她的心灵深处怦然一动，一股热流从心底迅速扩散到全身，不知不觉地沉浸在还想中，嘴角忍不住泛起一丝甜意。

卞得林此刻站也不是坐不也是，恨不得找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，但他一想到自己的家庭，想到可怜的躺在床上患重病的父亲，他没有立即离开柳茹，按他的脾气，他早就倔起性子走了。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，他呆若木鸡似的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卞得林终于沉不住了，低着头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！我该怎么办？”

柳茹从深深的思索中惊醒过来，她想说什么，她也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说，可她怎么开口，从哪句话先说呢？这个仅仅 18 岁的少女，怎么好意思开口呢？她的心里急得如同一团火在燃烧，憋了好半天，她终于说：“那你自己找一个嘛！”





卞得林抬起头，睁大眼睛看着她说：“我自己找？到哪儿找？”

柳茹往被子上一靠，心里骂道：“真是一个大傻包！”她翻了个身，不好意思地瞥了他一眼，送给他一个只有最相知的人才有的那种会心的微笑。

这微笑像一股暖流猛烈地流进卞得林的心田，他慌乱地刚想转过身，偏偏同她的眼光相遇了。那双晶亮的眼睛坦率而勇敢，简直不可抗拒。他怎么也拒绝不了这样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，他会心地点了点头，接着又糊里糊涂地说：“怎么办？”

柳茹着急地坐起来，她想大声说，但又强压声调说：“你是来干什么的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尽问我怎么办？”

对，卞得林被将一军，自己是来干什么的！他恨自己太无能了，当然他心里突然想到反唇相讥：“是我来的吗？不是，是你把我叫进来的。”可是他没敢说出这句话。他怕伤了她，当然也违背了自己的良心。

柳茹看着卞得林有话不肯说出来的样子，心里既爱又恨，她满腹的话不知从何说起，这层薄薄的窗户纸到底该怎样去捅破！柳茹焦急地看着他说：“你是来找我想办法，还是……”她的话已经到嘴边，又吞了回去。

卞得林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怕你嫌我穷……”这句话一出口，他顿时觉得全身发烧似的，立即瞥一眼柳茹。她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笑容可掬地看着他，脸上增添了特殊的兴奋，那双挺水灵的眼睛发亮地盯着他的脸，好像得到了一个特大喜讯似的。她突然说：“穷，我从来都不怕，你没听说过‘财主无三代’，还有‘将相本无种，富贵也无根’！世上最容易改变的就是穷和富。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，有一个智慧

的大脑，什么都会有的。”

啊！卞得林突然觉得柳茹这个他并不曾留心的女孩子，甚至他多少次还有些蔑视的女同学，竟然是这样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女性。他的眼中突然射出另一种光彩，他心想，可不能小看这个18岁的姑娘。

柳茹竭力控制着激动的情绪，简直不相信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一切，她静静地平静一下自己的思绪，低声说：“你是不是真心……”

卞得林连一秒钟也没有犹豫，向前跨了一步说：“柳茹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我如果三心二意，遭天打雷霹……”卞得林不假思索地向柳茹发誓。

少女的幻想是奇特的，有时犹如天上变幻莫测的彩虹。卞得林这番激动的语言，立刻使柳茹那干旱的心田如沐春雨般滋润。此时此刻的卞得林，真想把自己的心扒出来给柳茹看看，因为他真的想娶她做妻子，而且认为自己是配不上她的，他更清楚，柳茹家是会极力反对这桩婚姻的。柳茹相信他，相信他是真心的。然而，这事实毕竟会令人震惊的。假如现在双方的家长，甚至全村的人知道柳茹要嫁给卞得林，怕个个都会惊呆了。

外面的大雪仍旧一个劲地下着，刺骨的西北风吼叫着，然而柳茹这个小小的房间，被两颗灼热的心溶化着。柳茹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，她忘记了那一次次想向他表白又无法表白的心绪，遭到的冷遇；她忘记了自己不知多少次偷偷地望着他的背影叹息。

卞得林突然间冲上前，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，激情纵横地说：“柳茹，我爱你，真的。但是我真的害怕，害怕你家里不同意！”





柳茹感到一股异性的暖流，快速通过她的全身，流进心脏，她第一次接触到异性的肌肤，体会到异性的情感。她好像在茫茫大海上飘泊的一叶孤独小舟，突然遇到一个安全避风的港湾，她抬起头，深情地望着这个他心目中神往的男性。她默默地享受着爱的甜蜜，享受着异性给她的幸福！她终于说：“家里全由我，我决心跟定了你！”当她说完了这句话时，她感到几分压力，同时第一次感到她心疼他，他那头发蓬乱，他那衣服、鞋子同乞丐没什么两样。

她突然穿上鞋子说一声：“你等一下！”就出去了。

大约过五六分钟，柳茹右手拿着一件半旧的灰黄色的绒线衣，左手提着一双棉絮编织的鞋子，鞋帮很高、很厚，鞋底是用木头做的，而且打上两块约有两寸高的木块，农民们称作“高木屐”。这种高木屐冬天穿着特别暖和，鞋子宽大，里面可以垫上棉花，下面有木块支撑着，雨水、冰雪都不易沾湿。这种鞋在农村里，一般穷人是望尘莫及的。

进屋后，柳茹高兴地说：“快换上，这是我爹的。”说着动手脱下得林的棉袄。卞得林显得腼腆、尴尬，同时还夹着几分激动。柳茹容不得他愿意不愿意，已帮他脱掉一只袖子，露出黝黑的半边身子，这时柳茹发现卞得林的棉袄领子上有一个虱子在慢慢地爬，她惊叫了一声，随即用手捏着虱子，她再仔细一看，棉袄里面破了的地方叮着一串串白色外头大的虱子。柳茹抬头看看他那蓬乱的头发，同样看见不少头发上叮满了一排排以子。在那个年代，农民们几乎人人身上、头上都少不了虱子，只是越穷虱子越多。柳茹也就并不感到过分的奇怪，只是她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上、头上，很少有这种被农民称为“富贵虫”的东西。她没有嫌弃他，反倒心疼地说：“你要把身上的虱子捉一捉呢！”她本想把捉到手的那只虱子放到他的

手上，突然觉得怕伤了他的面子，于是用食指和大拇指甲把那只大虱子捏死了。

卞得林当然知道柳茹发现他身上有虱子了，自觉十分羞愧，尴尬地点点头，顿时觉得自己无地自容。

柳茹已脱下他的破棉袄，随即拿起绒衣，从他的头上套上去，帮他拉了拉，左右端样片刻说：“挺合身的，再套上棉袄，暖和多了。”又拿过高木屐，放到他面前说：“换上它，你看你的鞋子！”卞得林不好意思地移动着双脚，其实这芦苇花编的鞋子里灌进的雪，已经溶化了，脚冻得十分难受。他尴尬地笑了笑说：“换上也不行，到了雪地还是要灌满雪的。”

正当柳茹还要帮他换鞋时，门被推开了，小妹柳洁闯了进来。她掉了伸舌头，盯着卞得林看了半天，又看看姐姐，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口。她见过卞得林，但她不明白姐姐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和他单独呆在她的房间里，倾刻间她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她毕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了。

柳洁已经读初一。她比二姐柳茹长得漂亮。二姐个子不高，身体微胖，而她高高的个子，身材窈窕，皮肤白皙而娇嫩，鹅蛋形的脸上五官得体而动人，那小小的口，被稍厚的嘴唇衬托得恰到好处，洁白整齐的牙齿把淡红色的嘴唇衬托得如朱砂点染，那双修长的眼睛似乎时刻都在传情。这二八佳人的美貌，真是百里难以挑一！

卞得林抬头看时，不觉惊呆了，在他心里柳家三个姑娘，只有柳茹长相一般。柳琴的相貌比柳茹强。柳琴聪明伶俐，上学时成绩一贯出众，初中毕业竟然考取地区师范学校，明年就要毕业了，成为吃公家饭的人民教师。在卞得林记忆里，柳洁一直是未成年的小姑娘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不知何时她竟长成一个貌若天仙的大姑娘了，不觉一阵心动，忘记了柳茹还在





身边。

柳洁停留了片刻，然后对柳茹说：“我没事，你们谈吧，我走了。”说着退了出去，并随手把门关紧。

柳茹没有察觉到卞得林的目光，忙解释说：“别紧张，我妹妹很听话，我会叫她别乱说的。”

卞得林穿着柳茹给他的绒衣，手里提着高木屐，踏着大雪，出了柳家院子。一路上他的心里想着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。他的愿望真的就要实现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在鲁冀交界的偏僻农村，他能成为一个大队长的乘龙快婿，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是会有出头之日的。但他还有几分懊恼，可惜他不能得到柳洁，想到柳洁那粉嫩洁白的肌肤，那动人的五官，他的心里酸酸的，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柳茹年龄还小，又是柳森林的掌上明珠。在雪地里，他想着想着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身后留下的脚印很快就被大雪淹没了。



二

纷纷扬扬的大雪又下了一天。社员们什么事也干不了,家家户户关门闭户,穷得连晚饭也吃不上的人家,早早催促孩子上床睡觉。柳茹的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农村妇女,她琢磨着天色,开始做起晚饭了。全家七口人,得用大锅煮稀饭。她看看那点玉米粉,掂了又掂,又多放点胡萝卜叶子,抓了几把山芋干丁子。最后想了想,还是又抓了几把玉米面,放了点水,做了几个水饼子。这在当时只有富裕人家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。

危险欲望

晚饭做好后,柳氏坐在锅堂前一边取暖一边给家人缀补那些破了的衣服。她明显地瘦多了,这一家七口人,丈夫整天在外跑,是全家人的顶梁柱,她有时要特殊给他做点吃的,常常像打架似的,弄得不好他还要发火。大女儿虽说在地区读师范,但学

